

延安纪行

钱声广（四川）

烟柳刚透绿芽的早春，我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。一大清早，我便踏着草地上的霜痕，去登宝塔山。蔚蓝苍穹下屹立的那座砖塔，始建于唐代，历经千年风雨，依然气宇轩昂，坚固挺拔，它是延安的独特标志，一道景观。在我少年时，宝塔山就已根植于心，我还背诵过诗人贺敬之的《回延安》：“几回回梦里回延安，双手搂定宝塔山……”当时，宝塔山在我的心中已是无比神圣。

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吴起镇，到1948年3月离开陕北，党中央、毛主席在延安转战了13个春秋，领导全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，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很多年以后，当我站在宝塔山上，望着那涓涓流淌的延河水，不由得遐想追思，在上世纪的上半叶，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书写的一页页辉煌篇章。

延安战友陪同我驱车去了杨家岭、枣园等地参观。这里是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居和中央机构驻地旧址，有很多革命故事，也

是最能感受延安精神的地方。

我们随着如潮的人流来到了中央大礼堂。这幢起脊挂瓦的青灰色建筑是中共七大的会址。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，总结出的三大作风，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法宝，七大的召开指明了抗战的前途和任务，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，为夺取抗战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。

循着领袖当年的足迹，透过窑洞的几许斑驳光影，我们目睹了领袖居住的窑洞设施是那么简陋，生活是那么艰苦……此刻，我再度想起当年访问过延安的两位名人，他们曾用亲身的经历撰文记录了延安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。

最早访问延安的外国作家算是埃德加·斯诺，《红星照耀中国》一书的作者。那是1936年6月，延安的夏日，草木葳蕤，芳草碧绿，到处是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象。当斯诺看到了毛泽东住在十分简陋的窑洞里，周恩来睡的是土炕，彭德怀穿的是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时，他简直难以置信：中共的领袖就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里指挥

中国革命。他在与毛泽东、彭德怀等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后，又进行了深入的采访。他由此发现了一种伟大的力量——“东方魔力”，断言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之本。他在《红星照耀中国》的序言中写道：“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、那种力量、那种欲望、那种热情。”可以说，埃德加·斯诺的这本书深刻地阐明了红军和中国革命的这篇“大道理”。

另一位就是我国著名的民主人士梁漱溟。在1938年那个滴水成冰的严冬，梁漱溟带着“对于中国共产党作一考察”“对于中共负责人有意见要交换”之目的访问了延安。陕北的冬天是荒凉的，但他所到之处看到的却是“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，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，精神确是发扬”。他通过深入调查走访后认为：延安的教育是成功的，亮点纷呈。生活风气很好，人人好学。他说，一般看去，各项人等，生活水准都差不多；没有享受优厚的人，是一种好风气。特别是他与毛泽东两次彻夜长谈后，毛泽东的思想论述更是让梁漱溟深为折服。这次延安之行，延安精神深深地感

动了他们。

是啊，正是延安窑洞内那如豆的灯光，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阴霾，正是延安精神孕育出伟大的毛泽东思想，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。正是被外国友人称之为“东方魔力”的伟大力量，在关系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，召唤着无数热血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。这里之所以成为进步青年心中的革命圣地、先进分子心中民族希望之所在，正是因为它的民主平等、团结进步、朝气奋发……延安也因此焕发着蓬勃生机和磅礴力量。

延安之行虽短，但所受教育深刻。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，我们应认真践行、传承和弘扬延安精神，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强大精神动力。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，这些新要求，从根本上说，就是要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好、更强，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驶向更加辉煌的彼岸。



老屋一夜听春雨

王国梁（河北）

我很久不曾在乡下老屋住了，晚上竟然失眠了，夜深之时，我听到窗外的淅沥之声，方知下雨了。

忽然想起陆游的诗句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。小楼，春雨，杏花，注定带有江南的特色。陆游的这句诗，无论后人如何解读他当时的心境，我都觉得是明快的格调。春雨从天而降，内心有隐隐的期盼，总希望发生点什么令人喜悦的事。“深巷明朝卖杏花”，果然是一抹亮色，杏花带雨，春意盎然。

我在城里住的是楼房，只要把窗子一关，是几乎听不到风雨声的，所以，小楼听春雨对我来说是幻想，老屋听春雨倒是真真切切的——人在屋中，院子里最细微的声响也能听得到。

春雨细密绵长，悄无声息。但深夜时分，人在老屋，听见的雨声却是分外鲜明的。这雨声，好像从始至终都是一种节奏。没有从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到“嘈嘈切切错杂弹”的变化之音，而像一首让人安眠的小夜曲一样，淅淅沥沥，一直是不紧不慢的节奏。春天的夜雨，声声如诉，就像是老者在讲述重复的故事，没有波澜，没有起伏，一切都在预料之中。夜雨声声，如细碎的风铃轻轻摇响，如微微的足音远远而来，如耳边的细语在低低倾诉……听着这样的雨声，人似乎碰到了梦的衣角。偶尔有风吹过，听得院子里花草树木上的雨水突然落下，哗然有声，惊得将眠未眠之人又清醒了。

老屋的屋檐是那种窄窄的，春雨与我仅隔着一道墙壁的距离，似乎就在我的头顶落下，听得真切。檐雨落地，颇有一点苍凉悠远的味道。

乡下老屋已经有将近40年的历史了，显出斑驳沧桑的模样。在漫长的时光里，老屋留下了太多回忆和故事。

我的母亲睡在旁边的屋内，隐隐地，能听到她的酣眠声。她已经同老屋一同老去了，再也不是身躯挺拔、精神抖擞的模样了。她老得甚至让我不忍直视——那张皱纹纵横的脸，总让我感到心酸。不过她依旧关心粮食和蔬菜，以及老屋院子里的花草。“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？”这样的诗句，母亲40年前就教会我背诵了。但是直到今天，我才读懂“花落知多少”的含义。花开花谢，岁月轮回，光阴里凋落的故事有多少呢？

老屋一夜听春雨，我忽然有了诗人蒋捷的感慨：“少年听雨歌楼上，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，江阔云低、断雁叫西风。而今听雨僧庐下，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，一任阶前、点滴到天明。”人世沧桑，雨声也随着人的心境而有了不同韵味。岁月忽已晚，人事两茫茫。老屋听雨，让我的心掠过一种与春天不合拍的苍凉与空茫，久久不能入眠。那些关于春天的美好抒情诗，似乎被这雨冲刷得遥远了。

静默在雨中的老屋，仿佛一位智者，尝遍了种种生活的滋味，参透了种种人生的谜题，我自岿然不动，连个微妙的表情都没有。不喜不悲，无怨无悔，或许是一种难得的心境吧。老屋一夜听春雨，明朝会有什么呢？

早晨我正在睡梦中，忽然听到母亲在院子喊道：“哎呀，下雨了！我的花落了满地，快起来帮我收拾收拾！”

好雨

刘建（江苏）

雨再一次落下来
我看见草籽已梦醒，鸟啼在发芽
鸟儿还是去年的模样
它们衔来的风声
已经不是原先的节奏和旋律
比校园门口的小河水还要舒缓而绵软
教室里，孩子们正在摇头晃脑地晨读
『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』
窗外枝条上的小小花蕾
在好雨的催促下
绽放、争艳、吐芳
成为季节里最生动的部分

春天，我要种下一棵树

白俊华（辽宁）

春天，我要种下一棵树
桃树、杏树、槐树、杨树、柳树
只要保证，年年吐出鲜嫩的芽儿
便可证明我的内心多么安宁
多年以后的某个中午或黄昏
一群老人坐在树下谈笑风生
一群孩子围在树下捉着鸟鸣
叶子青青翠翠，阳光千千净净
而我，早已幻化为一场小雨
轻轻地，轻轻地，叩醒黎明

林醉春晓

路来森（山东）

那片小树林，面积并不大，也就七八亩地；可是，在这样的季节里，新芽初绽，树木新绿，你就很难看透它的深度。

树，多是杨树，笔直挺拔地拥挤着，直冲云霄；很少有其它种类的树木，纵使有几棵，也被这杨树生生地“压”住了，只能委屈地在树隙间，伸展自己的枝条，羸弱、伛偻地存在着；不过，却还是倔强地张扬着自己的那分绿。

每天早晨，我跑步至此，总会站在小树林边待上一段时间；就只是因了这儿的新绿，和由这分新绿，散发出来的特别清新的空气。

六点左右，太阳还没有出来；或许，已经出来了，阳光，却还没有照到小树林上。

我站在小树林边，清冷的空气携着新叶青涩的味道，从树林中散

发出来；一阵阵的，扑面都是；慢慢地，就把人的身体裹住，“裹”在一种清清爽爽的感觉中。深深地吸一口气，顿时觉得肺腑清澈、通透极了。“沁人肺腑”，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。树林中，尚有些暗，大多数的鸟儿还没有睡醒；偶尔，也会听到林中鸟儿“扑棱扑棱”地翅膀扇动声，却看不清，是什么鸟儿在飞。湿润的天气，林中会生发出一些水汽，一块块、一丝丝、一缕缕、一团团、游弋，飘散，如纱如梦。

进入林中，地面上细密的柔嫩杂草，会沾湿你的脚面；抬头望望天空，天空被树叶割得碎碎的，随风摇曳中，碎碎的天空闪烁不定，迷离万变。

太阳渐渐升起，第一缕阳光，总是率先照在树梢上，在树叶上，闪烁、跳跃。阳光还有些淡淡的黄，在浅绿的叶片上跳跃，就给人

一种金光闪闪的明亮感；那一刻，每一枚树叶，就都成了一枚金叶子。树顶的温度在升高，林中的水汽，便顺着树隙升腾上去，很快，也被金色的阳光镀染成黄色，迷迷糊糊地去构筑自己的黄金梦；只是这梦，太过飘逸，很快，也就烟消云散了。

这个时候，林中，所有的鸟儿都醒来了。

最多的自然是麻雀。仿佛是突然间就出现了，而且多的让人觉得这个世界有些拥挤。它们喜欢聚集成一团，叽叽喳喳地进行一番“炒作”；然后，再纷然飞散，各自去寻找自己的生活。喜鹊，总是那么“高傲”，高傲地踞于树的最高处；仰着头，“喳喳喳”地向四方喊叫着。每一声，都是那么嘹亮，都能响彻整个林间；它们是这个树林中鸟类的王者，虽不“称霸”，但却有一份“霸

气”的风范。这是一种瑞鸟，听着它的叫声，人的心中也觉得喜气洋洋的。当然，还有一些其它的鸟儿，只是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，但我愿意倾听它们婉转的鸣声；那是天籁之音，因了这样的一些鸟鸣声，这个小树林，就具备了一种特别的生气和活力。

当太阳升到足够高的时候，光线，就变成了一束束从林隙间射下；树林中的温度在上升，淡淡的雾气渐渐地在林中氤氲着，弥散着。无数的光线，在林中跳跃着，闪烁着，扑朔迷离着……由于各种各样的反射，林中，甚至形成了众多的纵横交错的色彩斑斓的光线、光点，看上去，五彩缤纷，耀人眼目。

真是炫目至极，迷人至极，醉人至极——这个早晨，简直就是一场晓林醉。

父亲的“百草园”

刘恋（海南）

别人爱种花，父亲却独独偏爱种草。在老家的旧房子旁，有一块杂草丛生的荒地，父亲退休之后，闲着无事，就悉心打理了一番。春去秋来，四季流转，几年的光景，荒地披上了青翠的外衣，杂草也变成了能治病救人的药草。为此，我调侃父亲，说他“妙手回春”，把荒地变成了“百草园”。

父亲打理“百草园”颇为用心，拓荒时，更是费力。“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。”用这句诗来描述父亲的生活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准备开始种植药草时，父亲先是花了大半个月的时间，手拿锄头除草，一点点松土，直至褐红色的泥土渐渐地显露出来。种植之前，父亲又再次深耕土壤，并深埋基肥。不同于庄稼的种植，为了保证药草的质量，是不能用化肥的。为此，父亲便去了村头养牛的老张家，找他家要来了腐熟的农家肥来肥沃这片土地。在父亲的精心照顾下，他的“百草园”也渐渐地初成规模。

每次回去看望父亲，他总是要先领着我“百草园”里逛逛。我劝他，退休了就应该安逸地享受生活，他却回答：“侍弄这些药草，就是安逸！”看着那些长势喜人的药草，父亲总要一边拾掇着，一面饶有兴趣地给我介绍。还别说，在父亲的科普下，我也渐渐地

对园中的药草有了认识：开着紫色小花的矮小植株，是紫丁；开着白色毛绒绒的小球，一吹就散的，是蒲公英；初开为白色后转为黄色的，是金银花；结圆圆的、黑色小果子的，是龙葵；顶着一串绿珠子的，是麦冬……

不同的药草，有着不一样的生长周期，到了一定的时节，父亲的“百草园”陆陆续续会有些收成。我在老家住时，若是父亲夜里听见我房间里传来阵阵咳嗽声，第二天清晨，我的桌上便会多一碗药茶。即使我在外地工作时，也总能收到父亲从老家寄来的应时药草。春天，容易干燥，父亲便寄来了蒲公英，说常用蒲公英泡水喝，能预防出现上火的情况。夏天，天气炎热，金银花芳香通达，疏散风热，刚好合适。到了秋天，父亲准备了麦冬，可以养阴生津，润肺清心。冬天，天气寒冷，父亲就会给我寄来生姜……春来冬往，这些药草满满地都承载着父亲对我的爱。

父亲的“百草园”，是他退休之后的游乐园，亦是爱的后花园。父亲的关爱就如同那园里的药草，不妩媚，却实在。转眼，又到了春天，正是适逢药草繁盛的黄金时节，父亲的“百草园”又是一片热闹的景象了，我相信，父亲对我的爱之馈赠很快又将到来。

吐蕊

李陶（安徽）摄

